

美俄海參崴會議前的

限制戰略武器談判

雷崧生

壹

福特於三箇月前（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）就任美國總統以後，即屢次宣布繼續遵行前總統尼克森的對外政策，而以季辛吉的留任國務卿爲其象徵。就美國對蘇俄的政策而言，尼克森與季辛吉是致力於和緩兩國間的緊張狀態。這種努力，曾獲得蘇俄的良好反應，泛稱爲「和緩」DeTente 政策。在和緩政策裏，從事於限制兩國的戰略武器，而停止核子軍備的競賽，實爲其中心課題。當福特就職時，美俄在日內瓦的限制戰略武器談判，早已於三月十九日停止。七月三日，尼克森與蘇俄共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布里茲涅夫，於舉行莫斯科高峯會議時，曾同意締結一項爲期十年（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五年）的條約，以限制攻擊性的戰略武器。這項新文件的草擬工作，尙未正式開始。

福特親自處理限制戰略武器問題的第一步，便是調和國務院與國防部關於磋商上項條約的歧見。一般地說來，國務院往往滿足於零星的協議；它認爲協議儘管具有漏洞，却不失爲相當重要的進展。國防部則主張以一項廣泛的控制軍備的文件，作爲美國從事磋商的目標。這兩大機構，分別地以季辛吉與國防部長史勒辛格 James Schlesinger 爲代表者，如果各執己見，必須由福特予以疏導與折衷。八月二十八日，福特在記者會上，坦白地承認了國務院與國防部的歧見。至於他是如何地予以調和，進而確定美國從事磋商的立場，他未嘗予以透露。我們所獲知者是：九月八日，福特宣布：美俄在日內瓦的限制戰略武器談判，將於九月十八日重開；九月十四日，他召開國家安全會議，以討論限制戰略武器問題，而對於上述爲期十年的條約，嘗試確定美國的態度。

美俄限制戰略武器談判，在中斷了六箇月以後，如期地於九月十八日在日內瓦重開。美國的代表，仍然是約翰生 U. Alexis Johnson。蘇俄的代表，也還是外交部次長塞米諾夫 Vladimir S. Semenov。約翰生向記者談話時，對於在一九七五年內，完成爲期十年的條約，包括多彈頭體系、洲際核子轟炸機，以及未來可能發展的武器，如空投的長程飛彈等等，表示了其樂觀的展望。

同時，在華盛頓方面，福特於九月二十日至九月二十一日，幾度接見蘇俄外交部長葛羅米柯 Andrei Gromyko，主要地是討論限制戰略武器問題。參預會晤者，尙有季辛吉與蘇俄駐美大使多勃利寧 Anatoly Dobrynin。九月二十五日，布里茲涅夫於歡迎匈牙利共黨總書記卡達爾 Janos Kadar 會上，申言其對於福特就職後的幾次政策聲明，表示欣慰，並稱將維持兩國間的頻繁接觸，以加強和平、互信、與睦鄰的關係。其所謂頻繁的接觸，自包括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在內。

貳

正在日內瓦限制戰略武器談判重開的時候，美俄兩國還籌備着另一項在莫斯科的談判。莫斯科談判所涉及的問題，是如何限制所謂和平用途的核子爆炸。十月七日，季辛吉聲稱：這項談判已於十月初，在莫斯科開始。這是一項悄悄開始，不事宣傳的談判。

今年七月三日，尼克森與布里茲涅夫，在莫斯科高峯會議裏，曾簽署一項條約，同意從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起，禁止、預防、與不進行威力在十五萬噸以上的核子武器地下試驗，並同意將該項試驗減少至最低限度。這個條約曾引起很嚴厲的指摘。從限制戰略武器的觀點言之，十五萬噸威力的

規定，不免失之過高；而一九七六年三月以後的規定，又失之太晚。此外，這些規定，還不得適用於和平用途的核子試爆，成爲該條約的一大漏洞。美國參議員中，至少有三十七人，予以反對，可能爲該條約不克獲得參議院批准同意的致命傷。

依照該條約第三條的規定，本條約的條款，不適用於締約國爲着和平用途而進行的地下核子爆炸；和平用途的地下核子爆炸，應由另一協定，予以規定，締約國將於「最早可能的時期裏」，予以磋商與簽訂。據說尼克森與季辛吉在今年七月的高峯會議裏，曾主張限制一切用途的地下試爆。美國方面的理由是：和平用途的試爆與軍事用途的試爆，實屬無法予以分辨；而蘇俄則堅持和平用途的試爆，應不受上述條約的限制。它們妥協的結果，便有第三條的規定。

九月十八日，美國武器控制與裁軍局局長伊克勒Fred C. Ikle，在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演說，證實了上述報導。伊克勒也強調：製造和平用途的爆炸物，與製造核子武器，應用着同樣的科學技術；兩者無法予以分辨。印度的核子試爆，即其明顯的例證。季辛吉對於上述報導與伊克勒的演說，並未提出否認或相反的意見。他說：「至少在某些情形裏」，軍事用途與非軍事用途，是可得以分辨的。他認爲：美國並不須先與蘇俄，就限制和平用途的核子試爆，達成協議，然後再把上述條約，提交參議院，請求作批准的同意。細釋季辛吉的談話，他無異是坦白地承認：在其它的情形裏，軍事用途與非軍事用途，實是無法予以分辨；不過，參議院的同意批准上述條約，初不以限制和平用途的核子試爆爲先決條件。

現在，美俄兩國即根據着上引第三條的規定，在莫斯科進行着限制和平用途核子試爆的談判。這項談判的主要任務是：研究和和平用途的試爆，與軍事用途的試爆，可否予以分辨；如果它們可能予以分辨，其分辨的標準何似；如果它們實屬無法予以分辨，其限制應如何規定，是否須納入於上述條約的範疇以內等等。今年七月間高峯會議時，蘇俄曾作一項非正式的承諾：它不僅同意於進行和平用途的核子試爆時，預先通知美國，而且同意讓美國派遣觀察員，監視該項試爆的進行。季辛吉對於蘇俄的履行這項非正式的承諾，頗具信心。這項承諾如果真能够經由這次的莫斯科談判，寫定爲條約上的義務，這將是蘇俄歷年來反對「就地視察」的一大例外，而可能漸進地演變

爲可得援引的先例。美國的輿論界認爲：如果蘇俄竟自食前言，美國正不妨要求一切地下爆炸的全面限制，包括所謂和平用途的試爆在內。正如前面所說的，莫斯科的這項談判，是悄悄地推動着的。我們對於它的進展如何，幾乎是一無所悉。

叁

美俄在日內瓦的限制戰略武器談判開始以後，旋即入於非常艱苦的磋商過程。良以兩國的戰略武器，雖然大體上可以作同樣的分類，但是，其精密的程度，却極不相同。現在，談判的主要工作，就是要使這些精密程度各異的戰略武器，達成兩方的平等或平衡，自是極爲困難之事。並且，談判所涉及者，初非單純地技術上的問題。政治上的妥協與互相讓步，又往往不是大使級代表所能全權決定。此外，福特就職不久，布里茲涅夫在對於福特的個性與政策，尙未面對面地親自以衡量以前，自不肯貿然作任何讓步。

十月二十三日，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到達莫斯科，作本年內溫赴蘇俄的第三次訪問。當然，他與布里茲涅夫、葛羅米柯所進行的討論，廣泛地涉及有關兩國的許多問題，如雙邊的有貿易、限制和平用途的核子試爆、與限制戰略武器，多邊的有中東、歐洲安全合作會議，與中歐相互裁軍等等。但是，無可置疑地，他們的討論，主要地集中於戰略武器的限制。十月二十四日，季辛吉曾就限制戰略武器問題，向蘇俄提出一系列的提案。其內容未予宣布。據通訊社的電訊透露：這些提案是一些可供選擇的「具體命題」。其原則是在使美俄兩國，得在大體上維持平等的架構裏，各自保有其在優勢，因而使核子武器的競賽，趨於穩定，並且減緩或限制新武器的部署。推測中的美國提案，不外是下列幾項：

- 一、美俄兩國在飛彈發射台與長程轟炸機方面，維持大體上的平等。按一九七二年限制戰略武器過渡協定的規定，美國的洲際飛彈，爲一千零五十四枚，蘇俄爲一千六百十八枚；美國的潛艇飛彈，爲六百五十六枚，蘇俄爲七百四十枚。該協定並無關於限制長程轟炸機的規定。美俄現有長程轟炸機，爲五百三十一架對一百四十架。
- 二、美俄兩國在多彈頭體系與飛彈載運量方面，取得平等的的能力。
- 三、蘇俄陸上飛彈較多較大的優勢，予以維持；美國長程轟炸機較多，

與多彈頭體系較精進的優勢，亦予以維持。兩方的優勢，庶幾可以抵銷。

四、新武器的部署，予以限制，而非予以禁止。

五、飛彈之裝置多彈頭體系者，應限制其數額，因而間接地限制了多彈頭體系。

六、戰略武器的最高數額，予以規定，將來再予以裁減。

七、美國在歐洲，或在歐洲四周的核子武力，與蘇俄在歐洲的中程核子武力，均不在協定範圍以內。

十月二十五日，季辛吉與布里茲涅夫等，從事於更為深入的磋商。據報導：蘇俄曾有對案提出。兩方的討論，可能由觀念的溝通，推進到數字的磋商。但是，這天的公報，僅稱兩方的細談，甚為「有益」，對於兩方提案的內容，均無實質上的透露。

十月二十六日，美俄兩國，同時分別地在華盛頓與莫斯科，宣布福特與布里茲涅夫，將於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，在蘇俄海參崴附近，舉行「小型高峯會議」。該項宣布，稱之為「工作會議」，目的在「就兩國共同關切的事項，交換意見」。這項小型高峯會議，風傳已有時日，似乎是為蘇俄所倡議。很明顯地，布里茲涅夫欲趁福特訪問日本與韓國之便，儘先地與福特建立「個人的關係」，而親自聽到福特當面提出的積極推行「和緩」政策的保證。現在，季辛吉與布里茲涅夫等，決定了最後的安排，而正式地予以宣布。福特的訪問蘇俄，不免使其訪日與訪韓，反而黯然失色。季辛吉於海參崴會議以後，或將有中國大陸之行。

十月二十七日，季辛吉離莫斯科，過赴印度首都新德里。在莫斯科的逗留中，他與布里茲涅夫談話，共達二十小時之多，當可達成若干協議。但是，他們所發布的聯合公報，仍然是外交詞令，多於實質的透露。就美俄的一般關係而言，該公報指出：美俄兩方，注意到美俄關係正依照預先訂定的進程，繼續地穩定地在改善之中，深表滿意；復稱：美俄兩方，均決心從事於一切努力，以保證兩國關係的不斷進步。就限制戰略武器談判而言，它指出：美俄兩方，特別地重視就戰略武器，作進一步之限制；接着，它說：美俄兩方，對於七月間所預期簽訂的新條約，「具有基本的了解」；對於這個新條約的細節，仍將繼續地予以討論。

單純地從聯合公報的措辭推論起來，美俄兩國對於限制戰略武器的「突破」，似乎尚未達成。但是，據季辛吉左右的透露，聯合公報早在十月二十五日，即已大致草定，未能概括十月二十六日的討論結果，不宜賦以過分的重要性。十月二十六日的會議，可能已經決定了此後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訓令或綱要。因此，季辛吉與其親信等，此次離開莫斯科時，其心情遠較今年三月間離俄時為樂觀。季辛吉在赴新德里的途中，也表示美俄兩國，將有一合理的把握」，於一九七五年，完成為期十年的新條約；進行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新訓令，將於海參崴會議後一箇月內，頒發與在日內瓦的代表，以便遵照進行云云。

綜合上面各點觀之，我們似乎可以推測：季辛吉這次在俄，當已達成了若干頗為重要的協議，只是等候小型高峯會議的時機，才鄭重地予以宣布。良以這次小型高峯會議，是福特與布里茲涅夫的初度晤面，自不應單純地是建立「個人的關係」。在民主黨選舉大勝之後，福特尤其不應當空勞往返，毫無收穫，以示國人。機智如季辛吉者，自不會見不及此。他一定成竹在胸，至少類似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一日，尼克森與布里茲涅夫所簽署的「限制戰略攻擊武器之基本磋商原則」，當為題中應有之義。

十一月五日，美俄兩國在日內瓦的代表，約翰生與塞米諾夫宣布：兩國間的限制戰略武器談判，作不定期的休會。這項決定似乎可以印證上述觀察。很明顯地，他們在進行了七個星期的談判以後，無法打開僵局，現在，兩國政府指示他們休會，以靜候新訓令的擬定與到達。六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

認識中南美洲

著者王建勳

本書係採用中南美洲最新資料，自一九六六年開始至一九七一年所先後在本刊撰寫的論文彙集成輯，凡卅萬言。無論在政情方面，或國際關係方面，以及國際共黨在拉丁美洲的滲透與顛覆方面，均有周延而精闢的分析。現已在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。

平裝一冊 定價新台幣五十四元

總經理 台灣商務印書館

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郵政劃撥一〇五號